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 全景还原“七七事变”

## 开栏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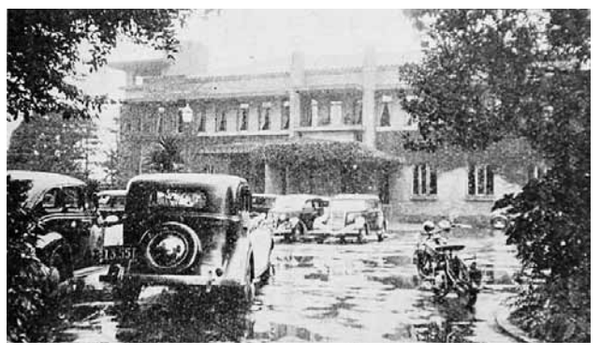
78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开端。

在那场全民族的浴血奋战中,地不论南北,人无分老幼,军人扛枪,民众出力,共同筑起救亡图存的血肉长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抗战壮歌,用自己的顽强精神和不屈意志打败了日本法西斯,取得了中国近代百多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全面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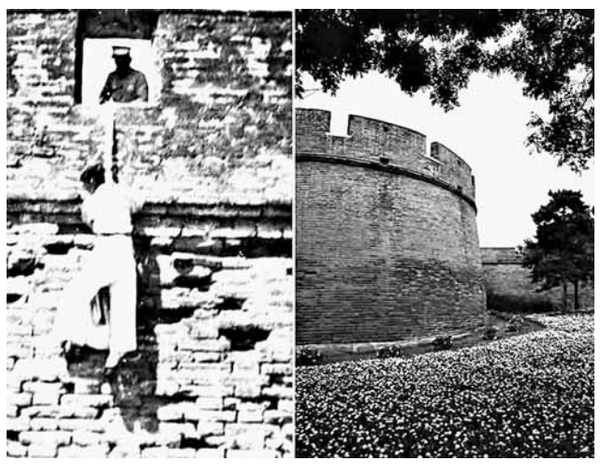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在“七七事变”暨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纪念日之际,本报开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栏目,再现当年全民族抗战风云,缅怀先辈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敬请关注。

上图:日军占领下的卢沟桥。下图:2015年6月28日,游客从卢沟桥上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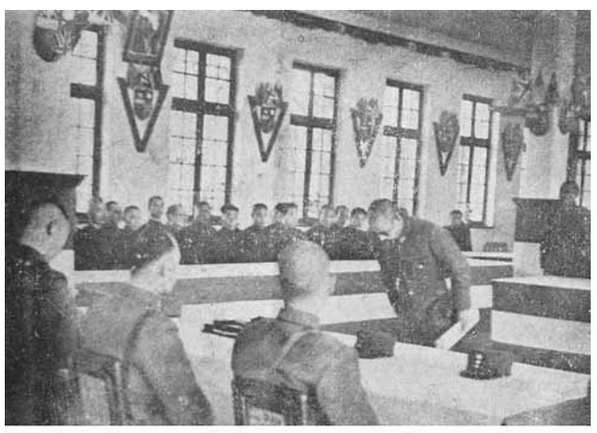
这是日军1937年事变发生后拍摄的第29军将士在宛平县城上监视日军图。图上可见城墙上弹痕累累,残破不全,显示宛平县城刚刚遭受过日军十分猛烈的炮击。



华北事变时,日本首相官邸的外景。就是在这里,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针对北支事变(“七七事变”)经费增加预算金的决定。



左图: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围攻河北省宛平城。驻守宛平城的国民党第29军参谋王启元被士兵用绳子系腰缒出城外,去与围城日军谈判。右图:2015年7月1日拍摄的宛平城一角。



上图:1945年拍摄的山东战区受降仪式。下图:当年举行受降仪式的建筑保存完好,目前是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分馆的大阅览室(2013年8月15日摄)。

上图:1939年2月,日本军队登陆海南岛。下图:2013年1月1日,游客在三亚海边拍照留念。

## 挑起事端 日军枪炮声打破寂静夜晚

站在今天的北京宛平城墙下,仍能看到78年前的弹孔。家住卢沟桥畔85岁的郑福来老人回忆,“七七”当天晚上,他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翌日早上一枚炮弹在自家北房西侧爆炸,小伙伴四春子被炸死。

史料记载:1937年7月7日上午,日军到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演习。下午,日军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中队长清水节郎的带领下,由丰台兵营开到龙王庙,声称进行夜间演习。

“龙王庙位于宛平城西北,距离仅有千米,而且龙王庙内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在此夜间演习,显然另有企图。”平西抗战研究者张东升说。而清水节郎在他当天的日记中这么写道:“这天晚上,天空晴朗,没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隐约看到远处宛平的城墙和附近不时移动的中国士兵的影子。这是一个寂静的夜晚。”

日本人打破了这个寂静的夜晚。19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点40分,在宛平城东北日军演习方向响起了一阵枪声。随后几名日军来到宛平城下,硬说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遂包围宛平县城。

午夜12时,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就“日本兵失踪事件”提出交涉,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士兵。时任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得纯拒绝日方的进城要求,但为了协商解决问题,告知日方“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兵,即行送还”。

据时任宛平县长王冷斋的《卢沟桥事变始末》等史料记载,秦得纯随即要求驻守宛平的部队严密戒备,随时准备应战,并指示王冷斋“迅即查明,以便处理”。经查明,中国军队并无开枪之事,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本士兵的踪迹。

事实上,日军所谓“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很快就归队了。当年中日关系舞台上的活跃角色松本重治在自己的回忆录《上海时代》中“卢沟桥畔的枪声”一节如是记述:“这个新兵担任传令兵,在离队解手返回时,在黑暗中走了相反的方向,因此延误了归队时间。”“七七事变”关键人物之一、日军第八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1938年6月30日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也坦承:当时已接到士兵归队的报告。

日军在进城搜查要求被拒绝后,立即开枪示威,并向城内发射炮弹。潜伏在铁路东侧的日军轻重机枪及山炮一齐向宛平城开火,中国守军被迫还击。

## 奋起反击 中国守军誓与城桥共存亡

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出乎日军意料。29军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在宛平城居民的协助下,把城东门堵紧,城西门只留下一条缝隙供人出入。29军的大刀队,继长城抗战后,又一次让日本人魂飞魄散。为拖延时间,日军诡计百出,一再提出谈判,又不断撕毁协议。

7月8日凌晨2时,日军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兵力配置,部队集结在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随时准备开战。凌晨2时3分,日军占领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

日本人已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却以和谈之名,调兵遣将。“其实在中日双方开始谈判前半个小时,日方已经得到了这名失踪士兵归队的报告,却仍以这个理由坚决要进入宛平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荫明说。

8日凌晨3时,中国代表到达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进行谈判;4时左右,中日双方代表进入宛平城谈判。同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也在天津召开会议,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凌晨5时,接到命令的日军再次向宛平城发起了进攻,谈判中断。守城部队即刻还击。激战1个多小时后,日军未能前进一步,日方谈判代表见事态不妙,遂手持白旗登上宛平城墙,日军借机停止射击,双方又开始谈判。

7时30分,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对驻天津的部队下达了准备出动的命令,并命令在秦皇岛的部队返回北平。

9时30分,日方再度攻打宛平城和卢沟桥。金振中带着两个连队,反击围攻铁路桥东端的日军,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日军被击退到2华里之外,收复了铁路桥东段,战况稳定下来。

“在停战协议不断签订的同时,战斗也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宛平城和卢沟桥有坚固的城墙和石桥为依托,日军多次进攻未能得手,于是他们把突破口选在了卢沟铁桥和龙王庙一带。”谢荫明说。

16时,日方让中方代表出城谈判,遭到拒绝。17时,日方再次派人送信,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中国军队限时撤退等要求。未收到满意回复的日军于18时5分炮击宛平城,战斗持续3个多小时,专员公署成为一片废墟,大批民房被炸毁。

王冷斋曾回忆一个细节,可见日本人的狡猾:日本派出的3个谈判代表步行进入宛平城时,用步履丈量了宛平城县公府大厅距离城墙的位置,然后将信息传给城外的日本人。谈判过程中,日本的第一枚炮弹就越过宛平城墙,准确无误地炸在县公府里,企图以武力胁迫中方退让。

中国人誓死不退。29军大刀队强袭龙王庙,不到2个小时就夺回了龙王庙阵地。守城中国军队打退了日军的坦克进攻,以血肉之躯,筑起让敌人无法逾越的长城。

## 抗战到底 官兵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卢沟桥和宛平城是出入北京的要冲,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七七事变’是在日本蓄谋已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一点可以从事变的时间轴清晰看出。”谢荫明说,从“七七事变”整个过程来看,日本军队从蓄意挑衅到寻找借口,直至提出无理要求,得寸进尺,超出了当时中方的容忍底线。事变爆发并非偶然。根据1901年屈辱的《辛丑条约》,日军获得了平津线一带驻军的权利。“七七事变”前一段时间,日军以丰台驻地不够居住为由,提出在丰台与卢沟桥之间修筑兵营和机场,遭到拒绝。之后,日军无视中方抗议,在卢沟桥附近加紧军事演习,由白天演习发展到夜间演习,由虚弹射击发展到实弹射击。

日本人为何如此想霸占卢沟桥?从当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此时北平城事实上已三面陷入日伪包围,只剩西南面尚有29军驻防,宛平一失,平汉线被切断,北平将成一座孤城,守住卢沟桥,就是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

日军以演习为借口,经常到宛平城、卢沟桥一带活动,侦察地形,并多次与29军发生争执。进入1937年夏天,日军加大挑衅力度,战火一触即发:当年6月,驻丰台日军一部以攻取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进行演习。6月21日,日本中国驻屯军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金井武夫回忆录》记载,东京流传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

就在“七七事变”前一天的7月6日,日军不顾大雨泥泞在龙王庙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性演习。同时,一队日军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演习,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遂在城外进行部署,威胁守军,双方相持十几小时,日军退回丰台。

面对紧急局面,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加强了戒备。谢荫明介绍,负责具体防务的金振中对部队进行了针对性部署,面对日军的嚣张气焰,金振中要求全营官兵在吃饭前、睡觉前都高呼“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以激励官兵守土抗战的斗志。

7月8日,“七七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八年抗战,由此开始。

(图文据新华社)

# 外国文献中的“七七事变”真相

**虽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上,一直以来对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的“七七事变”大多轻描淡写,但综观海外的文献记录与媒体报道,对有关“七七事变”的缘起和影响都已有较为客观的描述。这些文字中,不乏有作者直陈对日本未能反思战争责任的批评与嘲讽。**

## “日本毫无疑问应承担根本责任”

据说在13世纪时期,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前往中国的旅行中高度赞美了在北京城外的这座美丽的石桥,随后石桥被欧洲人所知,得名“马可·波罗桥”。

在大英图书馆的藏书中,名为《国际遗产研究杂志》2004年发表的一篇记录卢沟桥历史的文章中这样描述道:“拥有八百多年美誉的卢沟桥承载了几个朝代的记忆,一说到卢沟桥就让人联想到建筑美和自然美完美结合的传统观念,直到20世纪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战事的开始,卢沟桥终于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文章表示,卢沟桥一带地区联系着中国的南北,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一直虎视眈眈。

华盛顿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的名为《从卢沟桥到珍珠港:日本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当晚),日军一个团在卢沟桥附近展开了事先没有预告的军事演练。到晚上11点40分时传来几声枪声,日军立刻点名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一名日军指挥官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随即在第二天开展了一次小规模战斗。日军指挥官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宛平城投降。”

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国战争: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论文集》更为完整地描述道:1937年7月7日,驻扎在卢沟桥附近的日军在北京南部开展夜间演练。日军指挥官称一名士兵失踪要进入宛平搜查,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来这名士兵返回兵营,但日军还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这就是八年艰苦抗日战争的起点。

对于日军妄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搜查的说法,包括《剑桥中国史》在内的海外文献中评价道:“日本毫无疑问地应该承担这场战争的最根本责任。”

## 嘲讽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撒谎

在重视历史反思的德国,德媒对日本迄今以来在历史问题上的逃避、撒谎感到不屑。

德国《明镜》周刊在1988年第21期杂志上以《老人——二战中日本是为了亚洲独立而战?》为题揭露了日本官员歪曲事实的自欺做法。

文章首先讲述了当年那段丑陋历史: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上,一名日军士兵失踪,他的同伴听到枪响并回应以炮火。文章援引独立历史学者的观点写道,这是日军一系列挑衅行为的最后一次,日军希望借此打响侵略战,首先占领中国,然后再将目标指向东南亚。

文章说,二战结束后数十年过去了,日本依然对那段侵略史讳莫如深。1988年4月22日,时任内阁国务大臣奥野诚亮以公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为日本当年侵华辩解。按照他的说法,首先,卢沟桥事变只是“偶然事件”,日本无意在华继续扩张;第二,日本在二战中的表现并非侵略,而是对白种人予以反抗;第三,日本进入被殖民的亚洲国家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独立。

当时,奥野诚亮的所作所为立即招致中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强烈反对,不过,他的观点得到数十名议员以及阁僚的支持。日本媒体也大多用“非外交辞令”“一名多话老人的言辞”来形容这名75岁官员的表态。

《明镜》周刊感慨道,一些日本人不仅没有认真悔过,还走起了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道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作家林房雄1963年所著《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甚至成为畅销书。书中谎称,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一直为亚洲而战,对华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为了从西方列强手中解放亚洲。

德媒嘲讽地表示,“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背后是日本19世纪就已经唤醒的称霸亚洲的欲望,日本显然不是想解放中国,而是要征服中国。诚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等曾被殖民的国家在二战后获得独立,但如果说这都是日本人帮的忙,那只是日本人的“传说”。2007年,“德国之声”电台又通过对日本民众的调查报道发现,日本人多数并不知道“七七事变”,报道认为,这与日本近几年重新修订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无关联。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

# 国力悬殊 战力何在?抗战前中日军备对比

二战前夕,斯大林曾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这种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评判,听起来相当刺耳,却是中国人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

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中国军备的全面落伍,在中日直接较量中惊人地展现了出来。

## 全部中国海上力量不如一艘日舰?

一国的军事实力强弱,归根到底由综合国力,尤其是工业生产能力来决定。且看抗战爆发前中日双方的一系列数据对比:

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

“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兵员共约2.5万人,共有66艘舰艇,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五类,总吨位57608吨。

而截止到1937年6月,日本海军兵员12.7万人,共有舰艇285艘,总吨位超过115万吨。其中作战军舰约77万吨。其中2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武藏”,每一艘的排水量都在7万吨以上。换言之,日本一艘大型战列舰的排水量,就超过了当时的整个中国海军。

## 170万常备军算多算少?

抗战前夕,中国人口约4.67亿人。按现代的国防军事理念讲,国家平时应该精简现役军人数量,增加预备役兵员,节约资源用于更新武备,真正开战后,通过迅速有效的动员投入总体战争。当时的中国却相反,现役常备军170余万,而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兵员仅150余万。

相形之下,“七七事变”前日本的人口为9000万人,常备军兵力不过38万人。战前的日本法律规定,凡17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役,故理论上战时可动员1000万人参战。受过军事训练,可迅速形成战斗力者包括:后备役兵近74万,预备役兵约88万,第一补充兵158万,第二补充兵90万,合计超过448万,占总人口约5%。

## 带20发子弹“打鬼子”?

在兵员的训练上,中日同样存在着极大差距。

以单兵射击训练论,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七斤半大米,或35个鸡蛋。所以平时训练多数是打空枪,就算物质条件最好的中央军,也不过每兵配发15发子弹作实弹射击,开战后每兵配发20发子弹上战场。

而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的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

至于双方步兵重火器威力的落差,就更不用说了。“七七事变”前,中国75mm以上口径的火炮仅800多门,重炮只有可怜的48门,虽全部从德国进口,但总数连日军同类火炮的零头都不到。

(摘自《中国经营报》)